



锦上添花的朋友

李 晓

人到中年,对朋友有了更宽容的理解。我们交往的大多数朋友,其实就是锦上添花,如果你遇到了人生的艰难时分,能够雪中送炭的朋友,就更好了。但一般情况下,不要去苛求。

交往朋友,就好比一棵树与一棵树的距离,不相求根与根扎在一起,但树上开出的花,彼此辉映着,不要去问花期有多长。

朋友的“朋”,是两个月亮平行组成的,这其实已经完美地诠释了朋友的美好含义。两弯月亮,她们平行行走,不求一起,但在天边相互凝望。一个天空有两个月亮,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的。而作为朋友的月亮,像双兔一样在天空中行走,是完全可以的。

朋友相处,时空的距离,会产生思念与牵挂的美。这种思念,便是在岁月里升起的雾。白雾茫茫的在水一方,不是才有对佳人的翘首相望吗?朋友也是如此。在我老家,两口子吵闹过后,便有一老太婆摇摇晃晃地走来相劝,牙齿也有咬穿舌头的时候哩,床头打架床尾和。只一句话,两口子便和好如初。朋友之间相处时产生的裂隙,不也是这样的吗?

然而,也有牙齿把舌头狠狠地咬烂,

从此不相往来的事情。一些朋友之间,因为利益的冲突,因为脆弱的心灵土壤,相处时产生了罅隙,分道扬镳,甚至恶语相向,反目成仇,这样的事的确让人伤感。

很多文字里,把朋友之间的关系比作水、酒、茶。水,君子之交。酒,肝胆相照。茶,缕缕飘香。然而,我对这三种关系,都不太认同。

在君子之交的淡如水里,我很难想像,分别了太多日子后,那种朋友之情还会鲜活如初,还会一见如故。我有一个朋友,分别了10多年,再见面时,一起喝茶,他却总是用手捂住打呵欠的嘴,我的心顿时就凉了。在朋友之间的酒肉喧哗里,我也看见过太多的信誓旦旦,可一旦酒醒,烟消云散。记得有一回酒酣之际,我对一个显得豪情的朋友说:“你明天帮我扛一个煤气罐上楼吧。”他一把拍住了我的肩膀大叫道:“我包了,上二十楼,扛十个,也没事儿!”第二天给他打电话,他居然说马上就要上飞机了。朋友如茶,我当然喜欢茶香一样的友情飘散在岁月里。然而,我又总觉得这种香气的浓淡,是不好把握的。太浓了,就像化妆品。太淡了,就无形无味,我更不喜欢往滤净了的茶叶里不断添水。

一个男人,骑着一个大棚车独自去漂泊,他的一个朋友也想随他一同去流

浪。男人拿出一个小罐子告诉他,那里面装着他心爱妻子的骨灰。他劝朋友:“你有家啊,有家的人还是别到外面去漂泊。”他的朋友一下哭了,也终于知道了漂泊的味儿。所以我常常想起一些古人,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,他们徒步或者骑马去见一个朋友时的心情,翻越关山万重,涉过河流无数,他们沉默或者是豁然洞开的心灵之门,该是怀着多么饱满的幸福和隐秘的喜悦啊。

这些年,朋友们在季节的风中来来去去,沉沉浮浮,就像这天色一样黑了又亮,亮了又黑。我知道,这些朋友在我的生命里,就像这树与花的相守。长久一些的朋友,是树与树的守望,长在不同的地方,根与根无须相连,但叶子在风中的响动彼此都能够听见,并远远地颌首致意。短暂一些的朋友,就像那树上开出的花,是一个季节的事儿。有的花很浅淡,但香透了整个季节。有的花开得很艳,但其实没有多大的香味儿,像塑料花一样。

我的乡下,一棵生长了100多年的黄葛树,它盘踞在山冈上,四周再也没有一棵这样的大树陪它一同生长了。望着那棵沧桑的树,一种无言的孤独,便会将我深深的浸透。

锦上添花的朋友,不求地久天长,只愿曾经隔空凝望。

秋 雁

雷铁祥

秋雁往南飞
 风吹向了北方
 “一”字、“人”字
 一群孤独的领跑者

天空做了画布
 炊烟、长河、一群大雁、落日余晖
 还有旅行者不经意间抖落的黄叶
 指缝间正在燃烧的香烟
 风在画布上画了天际线

渡口桥头边
 迎着风在水面上飘荡的杨柳
 和一根斑驳的拐杖
 满头银丝、眼眶含泪的乡愁

船桨撑开了时间在广袤的天空行走
 秋雁轻轻地拾起画满了的思绪
 大地正在聆听
 和等风的声音

撑起一片天

崔 立

那是一把普通的伞。

一早下雨,我撑着伞到了地铁口,那里有几个眼巴巴等候的人。其中的一个年轻男人,一脸着急,不时皱着眉,应是个刚毕业参加工作的。目光不时地朝着雨在看,又不时地踱着步叹气,看着雨中甚至有冲出去的动作。

我上班的公司,从地铁里不用到室外,即可直达办公大楼的地下二层,坐电梯上楼办公。突如其来的恻隐之心,我停住了要走下楼梯的脚步,转过身,走到了年轻人跟前。我说:“这伞,给你吧。”

年轻人眼神在我身上停了好久,却不敢去接我的伞。

我说:“这伞,我给你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

这次,年轻人是听清了。年轻人问:“多少钱?”问得小心翼翼。我笑了说:“不要钱。”在年轻人还犹豫是真是假还是有更大陷阱之间,我把伞递给他,转身就下了楼梯,往地铁里走去。

后来很多次,还是那个地铁口,下着雨,我撑着伞到了地铁口,又有一个年轻男人在那里左顾右盼着,我犹豫了下,走上前,说:“这把伞,给你。”年轻人一愣,似有些不敢相信,说:“真的吗?多少钱?”我说:“不要钱。”我把伞递给了年轻人,转身就下了楼梯,往地铁里走去。

那一段时间,我送出去好几把伞,老婆甚至给我提出了抗议,说:“你这伞是拿去吃了吗?”我笑笑,说:“忘性大,忘性大,都忘地铁里了。”

其实,我想过给老婆解释。

刚来城市的那个夏天,我在这个城市穿梭,茫然地漫无目的地行走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,劈头盖脸地包围了我,突然,雨是停了吗?我看到了头上的伞。眼前,是一个老太太微笑的脸。老太太说,小伙子,我前面就到了,这伞一会给你吧……

多年后的一天,我离职了。我去了一家公司面试。那是家这几年兴起,很知名很有实力的公司。

面试的那个男人,我看着眼熟。那个男人看我,似乎也多看了几眼。他不会也觉得眼熟吧。

在我拍脑袋想起来的同时,男人也拍了下桌子,他也想起来了。他竟是我第一次送伞的年轻男人。

他说:“知道吗,那个时候我刚来这个城市,有彷徨,有犹豫,甚至想过回老家……是你的伞,改变了我的主意。”我把当年的故事告诉了男人。男人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男人是这个公司的年轻老总。

我留下了,出任售后服务部经理。男人说:“那把伞,撑起了我的一片天。”

“谢谢你。那把伞,也撑起了我的一片天。”我一脸微笑。



又见芦花

毛毛 摄

与人欢喜 自己欢喜

俞尔科

像许许多多不谙事的人一样,年青时心高气傲,很不容人,尤其看不得别人在任何一点上比自己强:有个同学考出班上最好的成绩,我就说人家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;有个同学在书香之家,从小练就的毛笔字写得中规中矩,有模有样,常被老师挂上黑板做范本,我就在心里嘀咕这是对自我的蹂躏;开晚会,有个同学明明唱歌在全班数第一,我却偏要主张另一个能唱但唱得不咋的同学上场;一个同学因为出色成为大家包围的中心,我就找个理由躲得老远,或是干脆悄悄地一走了之……如此的心胸狭隘,也让自己吃了不少苦头;时间长了,别人都敬而远之,自己就只有形影相吊,“斯人独憔悴”。

成年了,阅历多了,也便越来越知道了自己的渺小,越来越知道了自己其实

并不具备嫉妒的资本,也越来越知道了嫉妒让人疏远、让人嫌恶,受到伤害的最终是自己。如果换一种与人相处的方式,真诚地欣赏别人的长处,真诚地为别人的成功喝彩,从别人的快乐中,自己是同样可以获得快乐的。

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之一、元施惠的《幽闺记》有这样的话:“……自古道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……”这话听上去有点世故,我更喜欢另一句俗语: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”

在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《快乐的人生》中,卡耐基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:消除错误思想和行为,在心灵中注入快乐,比割除身上的肿瘤和脓疮还重要。他提出了培养快乐心理的七条规则:有了快乐的思想,你就能感到快乐;永远不要去试图报复我们的仇人,否则我们会深深地伤害自己;不要因为别人忘恩负义而不快乐,要认识到不过是一

件十分自然的事;算算你的得意事,而不要过多在意自己的烦恼;不要模仿他人。让我们找回自己,保持本色;当命运交给我们一个柠檬时,让我们试着做一杯柠檬水;对别人感兴趣而忘掉你自己,每一天做一件能为别人脸上带来快乐微笑的好事。

与此同时,卡耐基又提出了不为别人的批评而不快乐的三种方法:不公正的批评通常是一种伪装的恭维,请记住,没有人会踢一条死狗;将遮盖自己的破伞收起来,以免批评你的雨水顺着脖子后面流下去;留下自己干过的傻事记录,批评自己。

在上述“七条规则”和“三种方法”中,我获益最大的是“规则”之七和“方法”之三:“对别人感兴趣而忘掉你自己,每一天做一件能为别人脸上带来快乐微笑的好事。留下自己干过的傻事记录,批评自己。”

我不能确保自己能完全达到这样的要求,但一旦按这要求做了,心里肯定是愉快的。

与人欢喜,自己欢喜,多好;挤兑别人,自己也累,何苦?